

古文觀止

古文觀止

卷四



標點評註
古文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劈頭引一語
拈窮字起

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

之辭也。

一句駁倒詩人多窮
下詳寫詩非能窮人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

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於怨刺，以道羈雞，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述古今詩人
作意摹寫

然

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
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

予友梅聖俞，

點出

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進五十，猶從辟闢書

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

辟書聘書也，為人佐如作幕賓
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

其家宛陵，幼習於

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

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

點出文章為
詩作陪引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方正獻出詩世既知之

矣，而未有薦之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

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

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

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

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

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

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結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

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並舊所藏，掇摭入聲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

卷。記所集篇數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評語】「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

昂頓挫，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我聞得世上所說的詩人，少得意而多窮困，那豈是真的這樣麼？因為在

世上所傳的詩，多出於古時窮人的說話啊。大凡士人的蘊藏他所有的學問，而不能施行在世上，多喜歡自己放浪於山巔水涯的外面，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探牠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鬱積，他興起在怨刺方面，以說羈臣寡婦的所歎息，而寫人情的所難言，因為愈加窮困，詩便愈加工整。這樣看來，那麼不是詩的能夠窮人，也許是窮了而後工整的。我的朋友梅聖俞，少時因靠祖上的蔭庇，補了一個小小的官吏，屢次考進士，常不得意於有司，困厄於州縣，共總有十多年。年紀到了五十，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抑鬱他蓄積的才能，不能夠奮見於事業。他的家在宛陵，幼年學習於詩，從做童子的時候，出語已能驚他的長老。既經長大，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合於當世。當世的人，也只知道他的詩罷了。然而這時無論賢愚的人，談到做詩的，必要求教聖俞。聖俞也自己將那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發揮，所以他生平所做的，在詩最多。世上既已知道他的了，然而沒有薦舉他到朝上的。從前王文康公曾見了，歎道：「一二百年來，沒有這種著作了！」雖知道他很深，也到底不能薦舉啊。倘或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上面，做了雅頌，以歌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清廟裏去，追隨商周魯頌的著作，豈不是偉大的事業麼！奈何使他到老不能得志，而做窮困者的詩，就不過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愁感歎的說話。世人不過喜歡他詩的工整，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而將衰老啊，豈不是可惜呢！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並不自己收拾，他的內姪謝景初，恐怕他多了容易散失，拿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分列成十卷。我曾嗜好聖俞的詩，却怕不能完全得他。現在驟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排列，就做了序珍藏他。其後十五年，聖俞因病死於京師，我既哭他而替他做銘，因此搜求在他的家裏，得到他的遺稿千餘篇，及舊時所藏的，採他最佳的六百七十七篇，分爲十五卷。唉！我對

於聖俞的詩，論得已很詳盡了，所以不必再說。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

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

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送楊子意在此

夫琴之爲技小矣。

頓折

及其至也，大者爲

宮，細者爲羽；

該商角徵

操絃驟作，忽然變之；

聲以情遷

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

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以相鳴也。其憂深思

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子

吉甫聽從妻子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二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影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

二句爲下轉筆

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必如此寫方不

是琵琶與箏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

至者焉。

寫琴至此極盡

予友楊君

入楊子

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

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琴也，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故予以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評語】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白話】我曾有幽憂的病，症退下來閒居，不能醫治，後來學琴在友人孫道滋處，受宮聲數曲，久而很覺樂趣，不知道有病的在身了。想那琴的爲技小極了，等到了那極點，大的成宮音，小的成羽音，按絃驟彈，忽然聲隨情變，聲急的悽然而迫促，聲緩的舒然而情和，像崖崩石裂，高山出泉，而風雨夜到啊，像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那雌雄和穆的互相鳴叫啊。那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孔子的遺音，那悲愁感憤，便是孤子伯奇和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喜怒哀樂的情緒，感動人必定深刻，而純古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患，詩經的怨刺，沒有兩樣。他能聽在耳中，應在手上，拿他和順的，發他的煙鬱，寫他的幽思，那麼在感人的方面，也有至道在其間呢。我友楊君好學能文，屢次去考進士，不得志，及至靠了祖上的廕庇，做官在劍浦，小小的地方在東南數千里之外，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而且少時又多病，而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飲食不同，以多病的身體，有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飲食不同的地方，這怎能鬱鬱地支持長久呢！

然而要平他的心以養他的病，在琴上也可得到益處了。所以我做了一篇琴說，以送他的行，並且懲了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噫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

以知之矣。

莊宗姓朱耶名存勳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勳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挈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世言晉王之將終

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金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

燕王，

吾所立；

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

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

契丹耶律

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

收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

羊曰少牢

請其矢，盛

平聲

以錦囊，負而

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

方其係燕父子之組，

守光之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曰侯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

函

梁君臣之首，

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弑梁王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

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

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一段揚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衰也！一段抑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虛神宕出正意應繳人事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斷應篇首理字故

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揚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

死國滅爲天下笑。伶人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弑。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忽

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評語】 起手一段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

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

【白話】 唉！盛衰的道理雖說是天命豈不是人事麼！推考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

他所以失去的可以知道的了。世上說晉王臨終的時候拿三枝箭賜莊宗并且

告他道：「梁國是我的仇敵啊！燕王是我所扶立的契丹與我約爲兄弟却背了

我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恨啊！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了你父親的志

向。」莊宗受了箭藏在宗廟中。後來每逢出兵便差了佐吏拿一隻羊到宗廟裏

去禱告請這三枝箭藏在錦囊裏背了前行等到凱旋的時候仍舊歸到宗廟裏

當他把燕王父子用繩縛住把梁國君臣的首級藏在木匣裏獻到太廟還箭給

先王敬告成功這時意氣的隆盛可說是雄壯了等到仇敵已滅天下已定一人

夜裏呼喊，亂者四面響應，倉皇地向東逃走，未見賊而士卒先已離散，君臣互相顧視，不知何處可歸，竟至於向天宣誓斷髮，淚下沾溼衣襟，這時是何等的衰頹呢？豈是得天下難而失天下易麼？抑或照他成敗的陳迹，都在人自己做的怎樣？廢書經上說：「驕傲遭損害，謙虛受利益。」憂戚勞苦可以興國，安逸舒適可以亡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的盛時，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和他爭，到他衰敗時，數十個伶人圍困他，而致身死國滅，被天下人譏笑。想那禍患常伏在輕忽微細的事情，而智勇多困在所有的嗜好，這豈獨伶人爲然呢？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

分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先總二挈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

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

宦者之害一轉

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

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

恃也。

宦者之害二轉

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

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

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

宦者之害三轉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

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

宦者之害四轉

謀之而不可

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

以爲資而起，至挾淵入聲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

轉

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應前自古二字總兜一句

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

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

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履霜之戒可不慎歟。

夫女色之

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卒而去之可也。

持頭髮曰猝

宦者之爲禍，雖欲

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撾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結段申前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著明可不痛哉

【評語】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一

深於女禍者」一句，名論卓然，可爲千古龜鑑。

【白話】

從古太監亂人的國家，那禍害比女色還深。女色只有女色而已，太監的

害處，不獨是一端啊。因爲他的用事，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將小善合人家的意，小信固人家的心，使得人主必定信任而且親近他。等那人君已經信

任，然後拿禍福來恐懼人家，把持一切政權；雖有忠臣大士在朝廷上面，而人主以爲離自己疏遠，不如太監的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來得可靠啊。所以前後左右的日益親近，則忠臣大士日益疏遠，而人主的勢力日益孤立，勢力孤則怕禍的心日益深切，而把持政權者日益穩固，安危出在他的喜怒。禍患伏在帷幔官門中，那以前的所謂可靠者，却是所以爲患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才覺悟，想與疏遠的臣子計劃着除去左右親近的人，緩了則培養禍患，爲害益深；急了則挾持人主，以爲抵押。這時雖有聖智，也不能替他計劃；計劃了而不能做，做了而不能成功，到了極度，則必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者亡他的國家，其次亡他的身體，而使得奸雄可以借了題目起來做事，進來搜捕太監的一黨，完全殺却以快天下的人心才罷。這是以前史乘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常如此的，不是一代了。想那做人主的，也並非要養禍在裏面，去疏遠忠臣大士在外面，實因漸漸積成而形勢上使之這樣的。那女色的迷惑，不幸而不覺悟，便禍害到身了；設使他一旦覺悟，可以提了頭髮把他斥去的。太監的爲禍，雖要悔悟，却在形勢上，有不能把他斥去的。以前唐昭宗的事就是了。因此說：「太監的禍患比女色深。」就是說此啊，怎可不戒懼呢！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富貴歸故鄉，猶當畫而錦何榮如之。史記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

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因而歸嫂不為炊

買臣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餓

死不能留遂去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

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態炎涼何等痛切此

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拾前文振起下意惟大丞

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一句撇過上文

公相人也

去聲相州在今河南彰德府屬安陽縣。伏句

世有令德，為時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

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應起二句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

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翻季子買臣一段

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

為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

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

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季子買臣處

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

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

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點題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

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釋最透

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

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

夷平時險處難

一節爲一致也

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

公在諫院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是實事初無溢美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

被絃歌者，

應前勒金石播聲詩二句

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

余雖不獲登公之

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拈出作記意

【評語】

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

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一卽畫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白話】

做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這是人情的所光榮，也是今昔的所同樣

的。那士子在窮的時候，困厄在鄉里，庸人孺子，都得輕易欺侮他。像蘇季子的被嫂無禮對待，朱買臣的被妻拋棄，一旦乘了高車駿馬，旌旗在前面嚮導，騎卒在

後面擁護，路上兩旁的人，互相並肩舉足，瞻望贊歎。這時那所謂庸夫愚婦的人，

奔走着嚇得汗出，羞愧着俯伏地下，以自悔罪愆在車塵馬足之間。這一介的士

子，得志在當時，那意氣的隆盛，古人比爲衣錦的光榮的。獨有大丞相魏國公却

不如此。公是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世代有好的德行，做當時的名卿。從公少時，

已中高科，做大官，海內的士子，聞下風而仰望丰采的，也有多年了。所謂將相及富貴，都是公所應當向來有的，不像那窮陋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於庸夫愚婦的不意，以驚嚇而誇耀他啊。那麼高牙大纛，不足以爲公的榮耀；三公的桓圭衮裳，不足以爲公的貴顯；惟有恩德普及人民，功業立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碣，頌揚在樂章，以光耀後世而傳到無窮，這是公的志向，而士子也將這事來希望公的，豈止浮誇一時而榮耀一鄉呢！公在至和年間，曾以武康節度使的資格，來治相州，乃建畫錦的堂在後園，後來又刻詩在石上，以贈相州的人民。他的言論，以分恩怨，誇名譽爲可鄙，因爲不以從前人所誇耀的爲光榮，以爲應當警戒。於此可見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了，而他的志向豈易度量呢！所以能夠出入將相，替國家服務，平時和患難一樣。至於臨着大事，決斷大議，垂了衣帶，執了手版，不動聲色，而措置天下像泰山一般的鞏固，可說是身關國家安危的臣子了。他的豐功盛烈，所以鑄在彝鼎而譜在樂章的，是國家的光輝，不獨是鄉里的榮耀啊。我雖不獲登公的堂，幸曾私下誦過公所做的詩了，樂於公的志向有成，而喜爲天下人講及，於是乎做這篇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除之明年，

滁，滁州在淮東。時公守是州。

夏，始飲滁水而甘。

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

問諸滁

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

出其處。

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陪一上。

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

陪一 下有清泉翁上聲。然而仰出出泉。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再陪左右於是疏泉鑿石，闢地

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當滁之勝末，帶與滁人句為下文發論張本。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

之地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議論忽開一篇結構。昔太祖皇帝趙匡胤命嘗以周師破李景唐兵十五萬於清

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關在滁州西

南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此滁所為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

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就平滁州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自唐

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上聲。宕開一筆不獨記滁也。及宋受

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剋就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

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再登一章。虛神不盡。今滁單接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

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

涵煦許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為豐樂之所由來，此作數層跌宕，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不迫。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

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應舟車商賈數句。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

聽泉掇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嶢刻呈露清爽四時之景無不可愛。

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點出題面應轉與滁人往來遊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

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應轉休養生息句夫宣上恩德以

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收極端莊鄭重絕妙

【評語】作記遊文却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

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白話】修既治滁的明年到了夏天方才飲滁水而覺甘美問滁人泉水的所在

得於州南百步的遠近其上有高山聳然地特立下有幽谷窈然地深藏中有清泉翕然地向上流出上下左右的觀察看了很覺快樂於是就通泉鑿石闢地築個亭子而與滁人往來遊息在其間考這滁州在五代戰爭的時候是用武的地方從前太祖皇帝曾用周兵破李景的兵十五萬在清流山下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就此平定滁州修曾考他的山川尋他的圖記升到高地去望清流的關想探求暉鳳被擒的地方沒有得着而當時父老沒有一個存在的因爲天下的太平已久了自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豪傑並起而爭奪到處爲敵國的怎能細算到宋朝受了天命聖人出來四海統一向來的靠了險阻地方的現在都削除消磨百年之間彼此絕不相關的但見山高水清想問他的事情却是遺老已經死盡了現在滁州介在江淮的中間舟車商賈四客的不不到人民不見外面的事情而安逸在耕種衣食方面以樂生

何知上面的功德，休養生息，覆育在百年的長久啊！修的來到這裏，真僻靜而事情簡單，又愛其風俗的安閒。既得這泉在山谷中間，就天天和聲而望山，俯而聽泉，拾取幽雅的芬芳，蔭庇在喬木下，到了秋冬的時候，風霜冰雪，山形峭刻呈露，更覺清爽秀美，四時的景緻，無不可愛。又幸這裏的人民快樂，他年歲的豐盛，而喜歡和我同遊。因此根據這裏的山川，說他風俗的淳厚，使人民知道所以能夠安然享受這豐年的快樂者，幸而生在太平的時候啊。至於宣揚上面的恩德，以和人民共樂，這是刺史的事情，就此寫了這篇記，以命名這亭子。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除皆山也。

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

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

從山單出西南諸峰

望之蔚然，而

深秀者，琅琊也。

從諸峰單出琅琊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

娘去聲

泉也。

從山出泉

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從泉出亭

作亭者誰？山之僧

智仙也。

出作亭之人

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出名亭之人名口應云太守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

太守與客來飲於

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

接手自注名亭之意。注醉一句注翁一句妙。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一句不在酒一句亦在酒妙。

若夫日出而